



## 探密乌浔

龚馨雅

乌浔观海。古城墙上眺望，斜阳古城，沧海桑田，岁月风化了人间一切草木的模样，而这古老的断墙仍然忠于职守，以断壁残垣之身，以顽强不屈之志。千百年来，任凭浪花奔腾、咆哮，从未就范。古城墙下的礁石早已被浪涛译成了玄色语言，它们像卫士一样，密密麻麻矗立于这片海域，缄默着，等待着时光来破译层层密码。

科任村的海，也是乌浔海。科任村，我更愿意以乌浔之名来认识、理解它的模样。乌，黑色，最本色最质朴的颜色；浔，礁石，海上最顽强的护卫守将。黑色礁石，那是海水吞吐的结晶，是浪花不朽的杰作，也是大海的秘密日记，翻开乌浔海这本日记，我们才能解锁这座滨海村落的密码。

“乌浔三条冲，抵得百万兵”。高崖下三条冲沟如同天然屏障，让入侵者望而却步，黑礁卫士以坚挺傲骨之势固守着这片海域，像铜墙铁壁，让窥觑者无处落脚。还有乌浔城上日夜巡视的驻兵，把身后的村庄百姓保护得严严实实的。曾经的乌浔古司城是风水宝地，是明代江夏侯周德兴为防倭寇所建，彼时城池经过历代公绅管理修建，气宇轩昂，繁华热闹：城高丈余，东西南北门，东门外有校场，城中有花园、古井。而今只残存东面一小段石砌城墙遗迹，然而，金汤不再，涛声依旧。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，遥想赤壁怀古的苏子，如若当年游玩至此，一定会生发出“不逊于赤壁古战场的豪情。只是，这里的古战场从未有过厮杀声，也没有过战鼓擂响，那是上天赐予乌浔海滨的幸福，还有长眠的戍守将士英雄及后人护卫。

那些驻守的将士们在这里落地生根，居住繁衍，组成了一个多姓氏的、相亲相爱的大家庭。他们来自天南地北，带着四面八方口音，带着五湖四海的风，海风不厌其烦地融合了他们所有的不同，把海的气息渗透在他们共有的血脉里，他们世代在这里安居乐业，与海为伴，靠海为生，勤劳踏实，爱拼敢干。

时光蹉跎，日夜不息的海浪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乌浔古城早已唤作科任村，据说是当年这座村庄频出才子举人，为了发扬光大优秀基因，这传统势必家喻户晓地张扬。这确实能证明当年的乌浔村是人杰地灵之宝地。在这漫漫时光中，一些躯体变成灵魂，一些灵魂变成名字，那些名字，藏在古屋街巷流传的故事里，留在代代传承的血脉里。

乌浔海曾经被鲜血染成了红色。那些红色灵魂化成的名字应该被记住。徐萍踪，是他把革命的火种送到了校场；李友梅，科任地下党支部第一任书记，是他带领着村民走上了革命道路；蔡文煊，闽南特委副书记，他的革命足迹曾经印记在这片热土上，最后与战友在这里被捕牺牲。那些热血没有白流，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日的安宁与繁荣。每一块礁石都铭记着那段不屈的历史，每一阵海风都传颂着英雄的名字。正是他们的牺牲，让科任村在时代的变迁中始终保有精神的根脉，也让乌浔二字不仅存在于记忆里，更在传承中熠熠生辉。

还有些名字，每每提及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海那头痴痴回望。那些古厝门楣上的南洋花纹，那些闽南特色的“出砖入石”工艺，藏着他们漂洋过海的故事，故事里有海一样幽深的乡愁。科任村是著名的侨乡，成千上万的乌浔人散落在大洋彼岸，他们迎着黎明曙光，满怀希望与苦涩，离开了朝夕相守的家园，海浪岁岁年年，守着港湾，企盼着每一条帆船的平安归来，望眼欲穿的浪花守护着这座村庄的根，等待着每一个寻根归来的游子。游者们带着乌浔海的深情，披荆斩棘，在外闯出了一番天地。他们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“侨胞”，“侨胞”心里都有座桥，他们为家乡捐资，铺桥造路，兴建基础设施，为自己的家园振兴架起了一座通往生活康庄大道的桥梁。

乌浔古城终究被岁月风化成历史废墟，沉睡于历史青册之中，成为遥远的过去。然而，这座古城没有因为背后空虚而孤寂，在新时代春风里，它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大海从未停止呼唤，呼唤那些沉默苍凉的声音，那些声音从内心奔涌，它的波澜壮阔，它的汹涌澎湃，化作了厂房、公园、休闲步道，这里俨然成为一座滨海旅游小城镇。乌浔村蛇折的海岸线上，巨大的白色风车为林立的厂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电能，经由村民们勤劳的手，转换成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。异域风情的建筑与闽南红砖古厝相呼应，提醒每一个来海滨的客人，这里海纳百川，这里美丽自由，这里风光无限，乌浔的海，当人们完全解开它的密码之时，定然会热烈爱上它一生一世。



味道

## 人间青白一味葱

俞俊

一刀切下去，刀刃与葱白相遇，发出一声清脆的“咔”，一股辛辣而清冽的气息便弥漫开来。烧锅热油，“刺啦”一响，投入葱花，香气炸开，瞬间填满了整个屋子。

五味佳肴，葱是配角，却从未被忽略。无论是鲜美丰盛的饕餮盛宴，还是简朴实家的家常便饭，都需要一味葱来调味。

一碗阳春面，汤清如水，面条素白，若无几点碧绿葱花点缀，便失了灵魂。葱花浮在汤上，如同深夜池塘几片浮萍，带着自然生趣，也带着青白禅意。吃面的人，连汤带水地吸溜一口，面的温润，汤的鲜美，还有葱花那一丝辛香，一齐涌入腹中，熨帖了五脏六腑。《随园食单》谈及烹饪要诀，将葱、姜、酒列为祛腥提鲜上品。一盘刚出锅的清蒸鱼，鱼身洁白如玉，酱油色汤汁勾勒出轮廓，最后撒上青白分明的细细葱丝，铺在鱼身上。有了它，整道菜便活了，有了呼吸。

葱油饼，是将葱的魅力发挥到极致。面团擀得薄如蝉翼，撒上油、盐和大量葱花，卷起、盘好，再擀开。烙得两面金黄，层次分明，每一层都浸透了葱的香气。一口咬下去，外皮酥脆，内里柔软，葱香、油香、面香混合在一起，构成朴素而又丰厚的满足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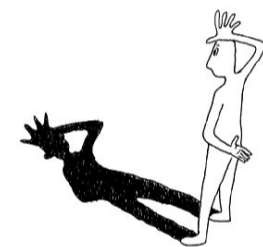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篱笆院落，总有一小块地，种上几行葱。放学回家，母亲会说，“去，掐几根葱来。”小手掀起两根，带着泥土芬芳跑回厨房。从园田到餐桌距离这么短，葱还带着阳光的温度和露水的清凉。它来自大地，却调剂了人间烟火。帝王家御宴，缺了它，珍馐也要减色；百姓寻常锅灶，有了它，淡饭亦生香。

葱还是形容女子美好的词汇。中国人雅士们把美女手指称为葱指，“美人如玉指如葱”。白居易写女子，是“双眸剪秋水，十指剥来葱”，指尖白嫩，竟有了葱管初剥的莹润质感，灵动又传神。清代词家吴文英在《齐天乐》中有句：“素骨凝冰，柔葱蘸雪，犹忆分瓜深意。”到了曹雪芹笔下，那些钟灵毓秀的女孩子们，干脆就是一株株“水葱儿”，鲜嫩欲滴，聪明剔透。这比喻，真是把人的精气神都写尽了，洁白如凝脂，青翠是生机，一掐，仿佛就能滴出水来。

一抹青，是生命底色；一段白，是岁月素心。这就是葱，青白分明地站在地里，躺在碗里，简简单单，又意味深长。



深沪印象(版画) 蔡建昌



世相

## 微信群里的邻里情

路漫索

家里的菜刀钝了，切东西特别费劲，可我家没有磨刀石。于是，我只好试着在邻里群求助：“哪位邻居家有磨刀石？能借用一下吗？”消息发出后，立即有好几位邻居热情回应。

搬来这个小区已经四年，像这般邻里互助的温馨场景，总会不断在群里上演。回想起来，心头总会泛起一股浓浓的暖流。

那年十一月，我们申请到这里的公租房。办完入户手续，物业便引导我们加入了邻里群。房子是简装空房，除了抽油烟机，什么家具都没有。我对装修是“撇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”，望着空荡荡的屋子，一时不知从何下手。

恰好群里邻居们聊得热火朝天，都在分享装修经验和购买家具的心得。我便默默“潜水”，一边看，一边学，参照大家的建议，再结合自家实际情况，渐渐在心里勾勒出新家的模样。后来，有邻居发起热水器团购，我也跟着参团，只花几百块钱就买到了一台性价比很高

的热水器。

入住不久，我们就发现小区物业的服务实在不尽如人意。多次沟通未果，我们在群里一起商量维权对策。大家齐心协力，通过向相关部门投诉等方式，终于让物业逐步改善了服务。

随着生活步入正轨，群里的聊天话题也从最初的装修、团购和维权，慢慢扩展到户口迁移、孩子转学和学位申请这些棘手问题。谁家遇到灯泡坏了、马桶堵了、网络断了之类的日常难题，只要在群里问一声，总有热心的邻居出主意、帮解决。

渐渐地，我们的交流不再局限于虚拟的屏幕。有共同爱好的邻居开始组织线下活动，相约着一起

去打球、搓麻将……

我生性喜静，加之工作繁忙，除了读书，别无他好。因此，我很少参与这些活动。对群里大多数邻居，我和他们常常是“群里聊得热火朝天，电梯偶遇却不识。”不过，这种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的状态，并不妨碍我从这个集体中获得归属感与温暖。

更何况，线上频繁的互动，终究滋养出了线下的情谊。闲暇时，我也会和几位特别投缘的邻居一起遛娃，孩子们玩作一团，我们则在一旁畅聊；组织露营时，大家分工协作，其乐融融；或是干脆在家中小聚，一顿便饭，一壶热茶，谈天说地，尽兴而归。这平淡却真挚的相聚，让邻里之情超越了屏幕，变得触手可及，温暖而实在。

年深外境犹吾境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。一屏之隔，传递着善意；一墙之隔，滋生出情谊。是这群里的点点滴滴，让飘荡的心落地生根；是这邻里间的丝丝暖意，让陌生的城成了安稳的家。



行走

## 汀州秋色暖心霏

叶荣宗

1929年的秋天，毛泽东同志来到汀江畔养病，遇重阳时节慷慨写下《采桑子·重阳》的词作。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这首词作以其雄浑意境刻画与深邃哲理表达，成为现代诗词中的经典，也成为特殊节庆中老年朋友们的钟爱。

就在今年的重阳节之后，一支晋江市退休老干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队伍，顶着深秋的第一波寒流，步入汀江上游的长汀县。每个人都以党员学员的身份，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，再一次聆听红军的故事，感受青山的绿意，锤炼初心使命，再焕光亮与余晖。

现地教学，见景见物，聆听故事，更让人触景生情，睹物思人，追古思今。在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，一方长方形巨石耸立于村中，巨石中鲜红大字显赫地镌刻着“红军长征第一村”字样，成为一处醒目的景观，吸引学员们争相合影留念。然而，不远处的红军桥，却已挤满人群，讲解员深度的叙述，故事动听迷人，特别是那条刻划在木柱上的参加红军的“等高线”，挽留脚步，延伸着故事，让人久久不舍离去。由砖木建筑构成的“红军街”已成老旧模样，溪石铺就的街路依然蜿蜒延伸，两旁门店仿佛透出往日的繁华。街路的另一头通向“观寿公祠”，祠里曾经是红军战斗指挥部。在“观寿公祠”的广场上，一面巨大的鲜艳红旗高高飘扬，红军长征出发地的“零公里”与一九三四年红军开始长征的“34”，成为特殊符号，镶嵌在巍峨的松毛岭山麓，与青山共存，与烈士共眠。

红土地生长红色的故事，红色的故事里有英雄的足迹与壮举。长汀县被誉为“红军的故乡”，同时也是“将军的摇篮”。作为中央苏区经济与文化中心的长汀，为红军输送了2万多名子弟，其中逾万人献身革命。在1955年至1965年间将帅授衔中，长汀籍将军共有13名，包括上将杨成武、中将杨得志。在革命历史中，长汀还有一位文化巨人瞿秋白，就是他翻译了《国际歌》，而他在被捕后坚守信念，从容赴死。如今的“杨成武将军纪念馆”与“瞿秋白烈士纪念馆”紧挨着，一文一武星光璀璨，令人青睐与流连。

可贵的是，在长汀至今还保留着一口曾被毛泽东主席特别关注的“老古井”。它位于卧龙山下，在“毛泽东旧居”与“福音红军医院”之间。这口“老古井”是领袖与群众的连心井、情谊井。至今，“老古井”依旧水源丰盛、清甜甘醇。取一桶水来，舀一瓢喝下，直教人心入心脾、心旷神怡。往日的亲和场面历历在目，今日的躁动欢愉久久难平。古井水传来历史温热，也传来党群密切关系的暖风。

汀州秋色暖心霏，丹心向阳沐荣归。晋江距长汀不远，曾是山海协作的友好县市，红土青山孕育着革命斗争精神和无私奉献，沿海侨乡凝结出爱拼会赢气质与开拓创新。山的巍峨挺拔与海的浩瀚辽阔，相映在新时代的苍穹中，必将谱写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。



诗情

## 鞋·路

罗睿

1

我有一片小小的江山  
自己把自己圈地为王  
电脑旁，我设计着最新的款样和色配  
吸引顾客的喜爱和赞美  
刻刀下，我把疆土割地封侯  
每个封地就有了不同的命名

2

我有一块小小的土地  
种进汗水，就能收获希望  
种进一年四季，就能收获春夏秋冬  
工位旁，我用一针一线  
编织着美好的蓝图  
流水线上，我给一面一底  
黏合出密不可分的情怀

3

比起指点江山  
我更擅长激励文字  
机台操作或手工，都是我的书写方式  
每一个零部件，都是我的纸笺  
我小心翼翼地布局谋篇，遣词造句  
力图每一个作品都是华章

4

车间没有霓虹闪烁，只有  
头顶的日光灯架板的注视  
车间没有红瘦绿肥，只有  
黑与白的交替重复着一天一天  
也曾失落过。是公园晨跑者，林荫道上的散步者  
穿着我制作的鞋子为生命蓄积能量  
让我的工作充满了意义  
也曾迷茫过。是奥运赛场上那些健儿  
穿着我制作的鞋子夺金斩银  
激发了我的自豪

5

每一双鞋子都有一条路在等待  
一双鞋子经过我的手  
是一条路从我手中启航  
千万双鞋子是千万条路  
源源不断，从我手里  
走向四面八方



亲情

## 母亲的南瓜

钟娟

春深时，母亲在屋后的竹篱笆下刨了几处浅坑，撒下南瓜子，覆上薄土。不过几日，嫩芽便顶开土层，两片叶子悠悠舒展，恰似绿蝶初展羽翼。藤蔓疯长，宽叶铺展，边缘绒毛沾晨露，银光闪烁。起初，南瓜藤贴着地爬，一碰到篱笆，便争先恐后地攀上去，甚至翻过墙头，在邻家的菜畦里探出几片新叶。隔壁陈婶见了，隔着篱笆笑：“哎哟，今年的瓜藤比去年更泼辣！”母亲也笑，伸手把几根横生的藤蔓拨回自家地里。

六月的阳光渐渐毒起来，南瓜藤却依然茁壮。叶片油亮亮的，叶从深处，青绿的花苞渐渐鼓胀起来，萼片紧紧裹着，宛如婴儿攥紧的小拳头。花开时，明黄的花瓣舒展开喇叭，雄花高挑，雌花的花托下已隐约可见青涩的小瓜。蜜蜂绕着花蕊打转，秋天沾满花粉。花谢后，瓜蒂处的小青瓜一天天膨大，或卧于泥土，或悬于墙头，活像一群憨态可掬的胖娃娃。

母亲从不急着摘南瓜，只说：

“南瓜不怕老，嫩有嫩的鲜，老有老的甜。”嫩时切片，配红辣椒急火快炒，鲜脆清甜；老时蒸熟揉进糯米粉，炸成南瓜饼，咬一口，甜香烫嘴。有时，她也会掐些嫩茎嫩叶，边缘绒毛沾晨露，银光闪烁。起初，南瓜藤贴着地爬，一碰到篱笆，便是一盘清爽小菜。

待到秋深，南瓜藤早已褪去了鲜绿之色，枯黄的须蔓仍紧紧缠着篱笆，几个老南瓜孤零零地卧在秋日的田野里，表皮坚硬如树皮。一刀剖开，金黄的瓜瓤里藏着饱满的籽粒。母亲仔细将瓜子淘洗干净，晾在竹筛里。她把其中一部分留作来年的种子，其余的则倒入铁锅，用慢火细细翻炒。籽粒在铁锅里“噼啪”轻响，渐渐镀上焦糖色，出锅时咸香扑鼻，是秋天最温暖的滋味。每当这时，母亲总是会分些给邻居家的孩子品尝。

南瓜的生命与四季共鸣：春种萌动，盛夏开花，秋深结果，连枯藤也倔强地守着最后的种子。看齐白石笔下的南瓜，最是动人。老辣的墨线勾勒出虬曲的藤蔓，浓淡相间的墨色晕染叶片，浑圆的果实沉甸甸的，瓜蒂处不经意的飞白，更添几分野趣。这南瓜的生长之道，与他的写意精神何其相通——不事雕琢，只顺着天性自然生长。藤蔓该往哪爬就往哪爬，叶子该长多大就长多大，果实该结几个就结几个。正如母亲种南瓜，从不过分干预，只任其自在舒展。

人们常说，南瓜是“穷人的粮”。过去日子艰难时，它不挑地，给点阳光和土壤就能活，结出的果实既能当菜又能充饥，养活了一代代。如今生活好了，餐桌上早已不缺这一口，但母亲仍年复一年地在屋后种她的老品种南瓜。那些圆滚滚的果实，笨拙却实在，像沉默的见证者，陪着我们经历岁月的变迁。它们不似城里人阳台上精心培育的迷你南瓜那般精致，却在这片土地上沉淀出最朴实的甘甜——那是母亲弯腰拔藤的背影，是铁锅里翻炒瓜子的噼啪声，是时光深处永不褪色的暖意。